

飴山文集



831037

鉛山文集序

國朝

六律書

益都趙秋谷先生嘗僦屋吳中葑溪上作為詩歌以爭
奇山水時擬之李泛洞庭杜出夔州余家去吳中百里
許幼習聞其事即慕其為人及余視學山左乃得見鉛
山詩集蓋取向葑溪與其懷舊集數種而合刻者先生
文孫頤將並梓其遺文因請余言弁其端余思詩以杜
為聖而亦稱杜為詩史今先生詩世已具見而其文獨
長於指敘類多碑碣墓誌之作竊謂體近於史顧聞文
童史才最難我鄉茅氏論次唐宋大家文以韓碑誌多
奇崛險譎不得史漢敘事法而柳則沿六朝之遺三蘇
鉛山文集序

接構裁剪非所長獨歐陽為得史公之髓而王文公又
於史漢外別為三昧先生少負奇才嗣史官自司馬班
蔡氏以下既能各取其長而顧以己之蹶不復起窮愁
鬱積無可攄洩慨然念先世之言行及平日四方師友
之舊與夫身所及潛道幽抑之士之將就泯沒俱可於
文發之而其中感慨俊逸點綴風刺庶幾由歐陽荆公
上追司馬班蔡成一家言備後日史官所採取而又見
當代鉅公高文諛墓炫惑後來故嘗有詩云中郎無愧
至今稱因憶昌黎豈近名與所題懷舊諸小傳或汲欲
表暴或又不欲私為敘述蓋其寄意并在言外然則觀

先生詩而文將在是即其文而詩之自寫性真無所緣飾愈益可想見矣則雖遭際與前人有不同而其用心蓋亦欲使讀者相與激發夫豈異乎哉先生之學出馮氏集內所為鈍吟集序蓋即其自道然欲云齊文章是非合道與治而一之倘非如先生其人不足語此而惜乎余不及先生數遊吳中時遂與上下其議論也乾隆壬午冬日吳興後學閔鶚元頓首拜書

飴山文集序

飴山文集序

國朝龍興百數十年以來北方之學山左為盛其起家科目掉鞅文苑者順治丁亥則宋荔裳戊戌則王阮亭康熙甲辰則田山蘊己未則趙秋谷四先生其尤著也三先生詩若文子皆嘗津逮焉惟秋谷先生但見其詩未見其文乃今始從六泉明府受而讀之歎其卓然為一大宗必傳於後無疑也古今來論文者多矣大要讀書為入門第一事乃嚴儀卿之論詩曰詩有別才非關學問而空疎之子樂其說之便於己也并移而之文夫詩歌一道固不專以隸事為能然惟讀書愈多則醞釀

飴山文集序

愈深格力愈進凡真詩人未有不學者也而況於文乎自夫不學者之欲掩其陋也簸弄小慧馳騁筆鋒輒詭託於妙悟予不謂文無妙悟也顧入門第一事已失之矣遑問其他粗淺者尚弗克涉獵而直造精微有是理哉高其心空其腹開口便誤搖筆即漏典故則取類書也文字則據字彙也無論奇篇秘籍即九經之傳注義疏廿一史之誌表紀傳都未窺尋安得號於人曰文家文家歟先生負絕異之姿弱齡通籍固已遍採中秘所藏中歲退閑益得大肆其力於學根柢槃深枝葉峻茂故其立言皆有依據視世俗之傭耳儻目嚮壁虛造者

若蓬楹也或難子曰先生之文瀏灑頓挫清絕滔滔曷嘗屑屑焉炫博為子曰是乃先生之所以為讀書種子者也文貴胸中有書筆下無書有識者於其空運之文而知其從讀書中來矣今集中文具在其犖犖大者固已包羅旁魄鉤精剔名詩則攷其名物禮則歸之正俗即旁及老莊陰符名法諸家與夫術數方伎之言皆一一剖析其源流洞若觀火揚子雲不云乎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先生博學故能約能卓而淺嘗薄殖者何由望其項背耶集名飴山者先生嘗攷得淄水所出之原山漢書晉書及水經注皆以為在泰山郡之萊蕪縣

飴山文集序

二

淮南子謂之飴山下及元初地入青州益都路先生所居在山下故以名其集云子詞館後進何敢妄加品評然竊嘗論之以為先生博學高文視宋王田殆有過之無不及焉而六泉抱俊才為循吏善承其家學與予尊酒論文若合符契遂出斯集命為之序予夙昔慕先生久恨生晚未獲望見顏色今得挂名末簡有光榮焉故不辭而僭書其鄙見如此乾隆癸巳仲秋吳郡後學王鳴盛再拜謹撰

序

少聞山左漁洋先生詩為海內宗獨其鄉趙秋谷先生為談龍錄以譏之心異其人偶有傳先生詩者風致格律出自虞山馮氏故足與漁洋分道揚鑣而未見其文起元辛丑座主田公先生所取士也元曾以門下士禮謁迄今三十年矣元來主灤源講席先生已謝世久從先生猶子芝圃所得讀先生飴山詩集未幾令嗣念以先生遺文屬訂且索序言元不文何敢以為受而讀之則幸甚夫子美無文子固無詩蓋兼美之難也然古人於所不能兼者謝之後人於所不能兼者張之歷下李

序

一

滄溟先生以詩為有明七子冠當時亦並稱其文余讀其集率薈萃左國成語如沙門懷仁集右軍書為聖教序閱者知為右軍而不知為懷仁復不能知聖教序之遂若出右軍手使人忘其為集者則以擣摻割剝之痕具在也以至官名郡邑率從古稱直使讀者忘其為明代之文而以為古人之文求所為李滄溟者無有也亦摹古之極弊歟先生平日深疾規撫剽賊之態既浸淫六籍百代之書而筆足以達所欲言故能以詩之餘力肆於為文則誠哉其兼之者也昔昌黎送孟東野序謂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乃其所稱引非盡有所不平者不

平獨東野耳即東野晚而始就進士既得即去非有忌
媚傾軋而擠之窮者亦宜無所為不平若先生則固有
所不平矣先生負雋才年十七冠其鄉薦捷南宮登詞
館才氣魄力俯視屈宋文風士氣行且魁柄一時乃以
微膏被斥蓋若有陰中之者既一跌不復振負其才無
所施偶觸於文不自知其鋒鋷厲激盪低昂以據其
瑰磊之概不平之鳴固如是夫使先生久立於朝展所
欲為將所為和其聲者必有俯仰揖讓大異於茲集者
然正唯不平之鳴故短篇雜著皆有一飴山先生之聲
咳面目栩栩行墨間豈若滄溟之文之更無所為滄溟

序

二

哉乾隆甲戌六月門下晚生婁東沈起元拜撰

飴山文集總目

卷之一

山西策問五道

卷之二 序

山西鄉試錄序

鈍吟集序

毛詩名物疏鈔自序

沈東田詩集序

南崖集序

王竹村詩集序

飴山文集

總目

覲山堂詩集選序

馮舍人遺詩序

栖雲閣詩序

田文端公遺詩序

禮俗權衡自序

酒令陞官譜自序

卷之三 序 跋

譚子化書後跋

千金歌註自序

千金歌註後跋

葬經改註自序

葬經改註後跋

地學解穢自序

地學解穢後跋

刪潤地學庭訓序

彊善叢鈔序

去非錄序

卷之四 序

賀族伯恭如立嗣子序

恭祝羅老夫子仁壽序

飴山文集

總目

壽張安吉序

壽徐養蒙序

壽翁母王太夫人序

送閻復申歸山陽序

送晉二生歸應鄉賦序

卷之五 碑記

青州南陽橋碑記

峩嶺文昌宮重修記

趙氏北支先祠碑記

重修順德夫人墳院記

大河北岸新建山東行館碑

重修興隆觀碑

耿益都東歸擁馬圖記

藏硯記

卷之六 傳 哀辭 誄辭

王壽州傳

房舍人傳

興安州知州賈君傳

孫中郎家傳

兩馮君家傳

飴山文集

總目

三

史夫人家傳

張孺人家傳

韓室孫氏傳

張母王夫人哀辭

叔曾祖道遠府君誄辭

卷之七 墓誌銘

張芹泚墓誌

趙浮山墓誌

林菴杜先生墓誌

鹿闕田君墓誌

潛邱先生墓誌

恕齋孫府君墓誌

東岑潘君墓誌

敏菴劉公墓誌

太學生張先生墓誌

卷之八 墓誌銘

慈峩王君墓誌

王岸圃墓誌

邁千王君墓誌

處士秦君墓誌

鉛山文集 總目

伯績張先生墓誌

退菴馮君墓誌

八叔父墓誌

濬鄰叔父墓誌

九叔父墓誌

季父仔大府君墓誌

卷之九 墓表 神道碑

豹岳唐公墓表

山陽劉君墓表

復公金君墓表

涇陽劉君神道碑

卷之十 行實 行狀 行畧

先叔祖韞退公行實

鐵菴翁君行狀

先府君行畧

亡室孫孺人行畧

卷之十一 祭文

祭李晉侯別駕文

祭九舅大人文

祭焦立庵吏部文

飴山文集

總目

五

祭馮退菴文

重修先祠告先中大夫文

祭長兒愚文

卷之十二 雜文

原山考

分境議

重修萬年橋募緣文

葺理文筆峰小引

題聖教寺舊帖

題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題杜審言集

題王麓臺畫卷

題仲翰村紅媚贈詞記

題幼子慶賦稿

原山狼

附錄 代稿

山西鄉試錄後序

重建松林書院碑記

代六叔祖祭四叔祖文

代十八弟祭祖父文

鉛山文集

總目

代十一弟祭父文

共計文九十七首

癸酉夏五第四子念謹編次

鉛山文集卷之一

青州趙執信

策問 論 書

甲子山西鄉試策問五道

問帝王之學不事章句在治天下而已從來致治之盛莫如唐虞垂衣無為而天下化之而一時告戒之詞亦垂為典謨萬世不易然則治與學殆不可分歟歷觀三代以下致隆之君每乏學問或有懃德其有多材藝重儒術者往往不知遠略儒者因謂三代以下道統與治統出於二治與學殆又不可合歟我 皇上文德武

鉛山文集

卷一

一

功巍然並茂兇逆構亂不日削平海嶠窮荒皆入版籍幅員之廣自古未有治臻於極盛矣 經筵日講寒

暑不輟

御製詩文高出百代學又懃焉謂治與學

終不可合其說左矣夫漢唐以來之人主不可勝數也其間致治保邦右文崇道者亦代有也然而兼之者蓋寡豈其質有所限歟將治與學固自有其所以合者特未得其道歟抑不得其道并其所偏舉者皆迹歟而我

皇上何以獨備美如是也夫進章茅之士使言九

重之宥密猶以蠡測海徒長其妄耳矣然後代之所以分與三代以上之所以合詩書之文具在叅酌以求之

其必有萬一之獲乎幸無以不敏辭

問從來吏治之重謂其與民生相關也計吏之法名例繁多求其實不過才與守二者而已發奸摘伏聽斷若神被絃歌於里巷化刀劍為牛犢所謂才也凜四知之戒絕二天之私貪泉不能移強項不可屈所謂守也二者宜何所重歟周禮以六計弊羣吏而皆係之以廉則守重矣然當緩急用入之時沾沾自好者又不若跣跣不羈之人可以集事才又何可廢歟二者既不可偏廢必求兼之者而用之則百不得一矣將何以善器使之道歟夫時艱則利於興除時平則利於休息我國家正當休隆之際所重仍當在守歟意者外吏與民親知其疾痛疴癢而撫恤之則重在才內吏去民遠絕去干求徵索以作外吏之氣則重在守歟抑地有繁簡俗有淳漓又宜因之為重輕歟若內外時地之說果有徵矣又何以各知其人而用之不失其宜其責又何所寄歟將毋寬文法以竟其才厚祿以養其廉又有進於此者也諸生他日一行作吏矣其預為籌之

問荒政之設由來舊矣儒者之言謂天時之不齊必人事之未盡又謂謀補救於臨時不如講積儲於平日然歟否歟夫堯之洪水至於汨陳五行湯之大旱至斷髮

剪爪以禱於桑林而後止彼二君之治豈猶有未盡者
况積儲之說能行則從古以來荒政之名並不立矣此
言得無近於迂歟我 皇上自翦滅逆氛以後蠲租
停稅與民休息勸農積穀之諭比歲皆然今豐年漸告
矣乃災荒之牘亦間見焉此固天時之偶然不得不為
臨時之補救者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其
間有緩刑薄征散利諸法今緩刑薄征既行之而有驗
矣散利諸法可得而詳言歟宋富彥國守青州擇地以
居流民發帑勸輸以濟之而民以生范希文守蘇州興
工作盛遊晏而民亦不失業其作用同歟否歟意者俗
飴山文集

卷一

三

有奢儉時有難易周禮之法亦有不可盡行者歟抑得
其意而神明變通之仍存乎其人歟若晉俗尚儉雖值
水旱不為大災苟可推此意於天下杜煩費之源制衣
服飲食之節亦可為平日積儲之一端歟多士其昌言
之勿拘於方隅之見也

問士為四民之首其所以取重者何也豈非以其修身
明道多服前言往行出則可以佐天子理萬民居則能
化鄉里敦尚仁讓士苟能是矣其取重也固宜自唐以
文藝立科目而實行不聞士之取重者亦浸以輕然一
代名公卿皆從此出太宗嘗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後代相沿數百餘載中更衰息而終不可廢者殆有微
意寓焉可得而揣度歟抑士之取重者自在文藝之外
不得而相掩歟我

皇上崇儒興學待士有禮近復
以科目壅滯特諭九卿定議由進士出身之員分別選
用名教之幸萬世攸賴此士取重之時也當取重之時
無足重之具謂之自輕今姑與諸生論文藝夫文藝之
體製甚繁而制義不與焉傳記詩賦之類名不勝書其
源流始末可得而聞歟議者謂文之支派皆自六經故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司馬遷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
信於六藝其言然歟今欲取文體分麗六經以實前人
館山文集

卷一

四

之言可得而詳言歟然此猶經生之談耳嘗聞儒者讀
書明道又曰坐而言起而行將無窮研經義明前史之
迹則致君治民之道即寓其中歟前賢之所以取重而
得以不廢者即於是乎在歟諸生將惟科目之求豈可
不知其用意之所在而且以自獻焉

問刑所以弼教也虞書曰刑期于無刑聖人制刑之意
蓋可見矣然而堯舜之世不廢放殛即周之成康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史臣之贊之亦不過曰幾致刑措豈天
下終不能無犯法之民歟夫懸刑律以示天下猶塞其
路而禁之行也故路溫舒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削木為

吏期不對民蓋亦重犯法矣而終不能絕者何歟我

皇上慎重人命每遇重辟再三詳讞時有諭旨申

令刑曹如天之仁藹然法令之外矣愚民無知猶復干

冒文網一歲之中所在多有惟皇上好生之慈何

難一切豁免然法不可縱漸不可長今欲宣布德意使

民各懷刑何道之從歟人之言曰民窮則犯上似宜為

之謀生息矣然又聞富則生淫必使窮而能固富而守

禮然後可也將使民之自為歟抑其激勵之權仍在上

歟苟求所以激勵之莫若使之曉然於身心性命之故

夫民可使由其道不可使之知其故故曰百姓日用而

飴山文集

卷一

五

不知又曰民可愚不可明今乃欲從而明之可歟否歟
嘗觀民之罹罪者閭巷之無賴常多而學宮之子弟常
少設可增庠序之額誘之於詩書絃誦之中以息其氣
而化頑為秀以收其用或亦一道歟爾諸生服君子之
教久矣將為愚民計無憚言焉

鉛山文集卷之二

青州趙執信

序

山西鄉試錄序

歲甲子當比士於鄉撫臣循例請於 朝遣廷臣之知文者董厥事禮臣以名進 上親擇焉時海宇大定

上方垂意文事命各省所取士於成額有加且厚其宴賚復俞科臣請彙文以獻蓋其重也臣執信自惟謏劣濫廁侍從觀茲盛典自愧舉兩闈時所未獲遇迺謬以承乏偕臣璽從茲役於晉晉古之仕國人文之勝

鉛山文集

卷二

一

區豈臣弱才所能勝任既聞命矣無所於辟迨至晉則巡撫都御史臣爾賽任監臨焉凡所以崇重典禮者事無鉅細必詳必慎提調則布政使臣鴈河東道叅議臣大本繁重畢舉監試則按察使臣爾康雁平道叅議臣振防範加嚴爰進提學副使臣楊素蘊所錄士三千八百有奇獎而勉之茸場屋厚餼給扁棘而試者三臣與同考試官臣人望臣若渠臣潛輝臣義暉臣起綸臣日晞臣槐一臣亮采臣振裘臣永淳臣如璧臣應霖自論文而外無所與焉夫徒以文而已則臣去諸生日未遠尚或有一隙之明也校閱既分無敢隕越再互視之又

合視之手無停披目無旁睨凡十有一日而畢得士如
額晉之才盡矣臣謹遵成命彙文二十首而颺言於其
端臣惟制科之設蓋有微意寓焉天下之人秀頑各半
其頑者服田力穡計室家得溫飽而止其秀者抱不羈
之才無可自試畎畝之業既非所甘屈伏困滯久則思
動凌競之端慮或以起是故淑之以詩書漸之以禮樂
乃可以息其心柔其氣夫欲羣天下之秀而使之即於
詩書此非法令禁制之可以徧喻也又非可使之盡曉
然於其故也哲后知之於是乎懸爵祿以相待先之以
科第以相引科第美名也爵祿厚實也而非詩書之文

韶山文集

卷二

二

無由以得士之才者不過欲得可事君相輔翼建少功
業聲施於後世下此桀黠者亦欲取高位肥身家極華
腴之奉而已而非是無由以得又私計詩書之文之易
為力也則俛首而入於其內至於窮年歲而不肯暫已
而上之人因得收之以為用其上者匡持邦國樹猷宣
化次亦整理綱紀補救闕失有事則在疆場之中仗義
捐軀立不世勳無事則從容廟堂之上講禮定樂以垂
永久即中有一二不肖者消長相尋終歸於盡然則制
科者固兩得之道也我國家沿前代制不廢茲途今年
春奉 上諭旨又加重焉夫亦猶之古先哲王之意

也今夫晉之為地也其山盤鬱其水奔流其土厚而俗淳其民儉而易於為業其人心質直不知機巧且秀者少而頑者甚衆所謂引之詩書之內而息其心柔其氣者可以不事也然而示之以科第爵祿則又未嘗不知慕慕則趨之矣自比士既有定額不可增減而晉之才未必浮於額也則人懷倖得之心其求精於詩書之文者蓋已寡矣久之其才將不及於額也而額終不可減則得日倖而文日卑又安有可以揚勵風雅黼黻盛隆者乎然而天下之人情所欲得者奢則其致力也必至鄉舉者科第爵祿之端倪也今者進之南宮與天下之飴山文集

卷二

三

才相見譬若中條石室比勢岱宗汾澮晉絳爭流江海雖至愚者知不敵矣以不可敵之力爭必欲得之物則不得不厚其勢廣其流以從事而此所舉者皆晉之秀也求精於詩書之文非盡不能也則其所以不遠於風雅而仰答乎盛隆者必將有其具矣且夫國家之所以收之以為用者不第以其文也晉自有制科以來人才輩出如唐之狄仁傑裴度宋之司馬光文彥博其人者鴻功茂烈以其身係天下安危下此耿介不阿獨行無偶者指不勝屈即有明三百年中迄我本朝名卿大夫踵相接矣諸士或同其里居聞其言語行事歧而思

及之後此登仕籍官禁近居喉舌之司膺民社之寄必有能自樹立以無負乎上之用者則國家可以終收制科之效臣亦不徒藉文以告無罪也而是文者臣且執之以為券矣維時有事茲土者巡鹽御史臣滿丕大同總兵官臣鮑敬掌印都司臣陸君興叅將臣辛性温例得并書翰林院編修臣趙執信謹序

飴山文集

卷二

鈍吟集序

文章者載道與治之器而非人則莫之託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權在匹夫蓋千古之變端矣漢唐而降朝野相叅而卿大夫之力恒勝其上者經術事功足以震耀海內故一言之發舉世誦之即其僅以立言自見者類學富而名高不挾官位以為重其光芒氣燄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無敢苟為異同豈若幽潛之士老為蠹魚或瑰詞自賞或寓言托諷幸則知名於時不幸則與身俱沒漠無關於文章之數可勝道哉宋儒紛紛道與治分浸而道與治與文分分則文章為無

飴山文集

卷二

五

用之物而時義出焉夫文章惟無用也則無一定之是非是非無定則爭爭則求為必勝於是卿大夫恒以官位之力勝匹夫而文章乃歸於匹夫矣常熟馮定遠先生其人也先生承父兄之學窮其博而致其精未嘗稍傍他人門戶也動不諧俗人目為狂癡而為文考據精確了無牽合傅會其論古今成敗必瞭然於其時勢倚人情可見諸行事不肯迂謬詭激求人之短其詩原本詩騷務裨風教至於條縷體製含咀雅頌北宋以未之有也書法直接晉唐引其墜緒所論列具集中嗚呼借使先生躋高位都大權得以行其所學雖未敢謂

能合道與治而一之以追三代之舊其能齊文章之是非使天下無異同若韓歐陽其庶幾也而卒窮老以沒抑先生非窮且老使居高位而都大權其所就固未必至於此耶然向之名卿大夫與先生相後先者詞華可以傾軋當代濡染可以炫惑後來往往為有識所鄙日以漸滅以視先生之久而彌彰人無異詞相去奚啻什伯乎哉斯集也非惟後之學為文章者因以求古人之意蓋道與治之所託咸於是焉在始先生每下筆不自愛惜故隨手亡失先生既沒其友人陸貽與輯其詩為七卷其鈍吟雜錄八卷先生長子行賢嘗攜以入都大

飴山文集

卷二

六

為時流驚怪中間嚴氏糾謬一卷尤鉅公所深忌者執信與先生邑子陶元淳獨手錄而講習之今行賢與元淳亦已謝世執信學之三十年未能窺其萬一然後之宗法先生莫有先焉者矣先生猶子武次子行貞復收拾先生遺詩為二卷雜文為一卷雜錄後益二卷皆鏤板以行於世距先生之沒且四十年蓋執信十年以還四至江南後乃獲覩其成也

毛詩名物疏鈔自序

宋人有言經亡於漢之窮經者甚矣哉夫漢人之於經特泥耳其相與傳習者事則近古詞類有微所得什不八九有四五焉而宋人乃從千載以下起而反之所據者一時之意見而欲盡除其所傳習之事與詞乃止雖使與為兩辭而聽於士師竊恐不能勝也而況天下萬世之人之衆其庸可服乎夫經猶海也百家衆流歸之宋之儒者亦一流也其不皆有當也其不皆無當也後之人各擇其意之所合而舉要於理之所不可過是則百世不易者也夫合流之水其不能自為清濁也決矣

飴山文集

卷二

七

又何競焉烏知夫今之學者泥於宋之一途之乃足以亡經乎哉余幼學尚書未能通其義學詩不能舉其詞而已竊高第廁清職隨世所作古今體詩及綴雜文每一下筆茫乎不知本何經面常赤也而流輩已見推或謂言理如宋人豈宋人固易至焉如此哉由於時制相沿徑路專一固陋已久迷惑日滋始崇宋而棄漢後乃棄經今則并宋昧之嗟乎宋之儒者強合乎先聖而力排夫舊說特以非是不足以自伸豈遂謂吾將錮後世之耳目心思而使與經渺不相屬乎哉是殆非宋人之過也余蓋竊悲之既免官家居爰從事焉自詩始取國

學所刊漢以來註疏綴而錄之但列其事與詞而意則無所專主以俟異日之要於其理且明乎百家衆流之未博觀而一時之見之終不足據也既成卷帙名之曰名物疏鈔期強力記誦異於向日之不能舉其詞後有綴作將本諸是庶幾乎孔門多識之義於小子足矣若曰為漢人功為宋人敵余勿敢居也

飴山文集

卷二

沈東田詩集序

詩之教溫柔敦厚蓋必人之天性近之而後沐浴風雅揚扇比興咀其精英而挹其芳潤庶幾有得非苟然也余少好為詩而性失之狂易始官長安時頗有飛揚跋扈之氣去之遠而不自知長洲沈東田兄與余同門同官相友善亦相狎也每見其篇什輒為戲謔語謂似閨閣中人東田亦不怒後東田南歸而余遂被斥山居久之學雖未進而氣日以和粗有窺於風雅比興之旨乃知向之所謾語東田者正東田之近於溫柔敦厚者也歲壬午夏見東田於其家別來十有八年矣索所為詩

鉛山文集

卷二

九

則亦盡棄其少作集居家出遊之詩如干首題其帙曰林間再入長安之詩如干首題之曰重夢余讀之則格律視前大進體氣舒和其聲亮以婉其澤縵以潔如行春山中觸目清妍又如聽金石絲竹之諧於廷也余不覺憮然自廢夫東田以名家高第恬然自守官位平進而詩以益工良由天性之近足以暢其所學余乃踈狂放棄塊然山海間近復奔走乞索方且結舌斂手以謝時人就令更為詩其所造從可知也然則東田真兩得之而余為兩失之者哉自今因東田之詩而自求其性他日或復能得其所失於詩者當攜數篇就東田與較

工拙焉終恐余之瞠乎其後也

飴山文集

卷二

十



工拙焉終恐余之瞠乎其後也

南厓集序

吾友常熟陶子師先生既成進士不屑館閣以文人儒者俛首而為縣令於嶺南之昌化厓儋之間黯然瘴海先生循分盡職與民同患居五年卒於其官天下有知之士莫不惜之南厓集者其在官日公私文書也自近代以來親民之官所視為故事者先生以高文大手一一自為之區分縣事也親切如家事與上官往復壹動之以誠無諛詞亦無危言至於去惡除負為民請命之際明白愷惻過於身受濡毫之下想見其泪之交於睫也嗚呼傳所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者與史冊所載其

飴山文集

卷二

十一

孰匹之第以文論非諸葛公之表陸宣公之奏議寧有此風義耶吾不知天下後世之人以為何如吾自憶早與先生友從之講習周旋既久識其學問源流立身本末矣今觀斯集始而謂其降格也不免扼腕再讀之而肅然心折嘆息服膺竊自比於生世不恥識元紫芝也流連諷誦積月累時深信其為君子之儒聖人之徒不違乎道不近乎名其視竊祿苟進矯情欺世以卑官為凌躐之階小民為吹噓之藉者若鴟之得腐鼠也使為守令者咸準繩乎斯集虞夏之治萬世無改可也則吾尚知先生不盡而况他人乎然觀其竭智畢命求去已

蠲之浮糧而卒不能遂攻一二為暴之軍伍而不勝反
中傷焉人與時與為之掩卷於邑彌日不樂而非為先
生惜矣先生文章冠宇內神氣邁往古而昌化之人獨
蒙其惠其為柳子厚之柳州無疑也二子正一正靖並
為聞人天道固不爽矣輯先生之遺文吾力黃斯集也
先以行世盖有天下後世之見存焉爾青州同學趙執
信謹序

鉛山文集

卷二

王竹村詩集序

余覽觀海內士大夫之詩四十餘年矣於江南尤稔熟其人皆謂余善毀人余不自知也將謂果善毀與何以於江都王子竹村之詩稱之不容口將謂不善與何以獨稱王子之詩而不及他人耶今王子之詩具在余之稱之若以為上薄風騷方駕漢魏轡六代而抗三唐則余非惟不善毀直工諛耳乃其心和氣平妥章適句守唐賢之矩矱而掇宋元之菁英如鄒魯儒者嫻習禮容又如江左佳子弟一往無僿風氣使浮者見之而斂囂者對之而息真有當於溫柔敦厚之教者雖欲毀之其

飴山文集

卷二

三

何由已昔曹棟亭通政以詩自豪視齟揚州延攬一時文士以為名高獨心折竹村無後言竹村亦不肯與同時挾業走輦轂奔馳四方紛紜汨沒者爭短長於一日則竹村殆不畏余之毀者而余之獨稱之正不知海內士大夫能為同異否也余以丙戌年識竹村於家盡出其見始稍覩其詩越庚子復至江南訪竹村於家盡出其集視余余攜之吳門流覽再越歲求與竹村壘並稱者而卒難焉則謂之善毀人也亦宜竹村來索詩卷余乃題其首簡而歸之

觀山堂詩集選序

余老客吳門貧病荒落不復論詩年友瞻原顧君官如
臯其孫玉麒以其命來受業焉玉麒能文頗好為詩因
出君之詩以視余余與君交好二十年初未嘗一見其
詩也今讀之則大駭蓋自余從南中士大夫遊相與酬
答講議者無慮數十人未有能駕君之上而為詩者矣
君天才超絕矢口脫手自然有拔俗之韻而又博涉旁
獵蒼萃精華有以相濟性復疎邁嗜酒不屑馳騫世俗
如利祿者之所為儵然江東步兵也其詩遂若再起顧
著作者夫何足訝與十餘年來司訓江北大為名輩推
飴山文集

卷二

十四

重日事唱和以筆墨為游戲未免煩而易矣瑕瑜或互
見余因玉麒寓書曰頃讀君詩頗為刮目家平原有言
勝不敢復相士然竊不自揣願為攻玉之石請精而擇
之使組練三千自成一軍橫行江淮間近可以憑陵楚
越駸駸乎與齊晉大國爭伯於中原豈非大快君報書
曰幸甚向之所以不敢視我子者畏其持論苛也余不
自意得此余於是合其新舊諸篇稱量而剔抉之得尤
者如千篇而詩餘亦附於後其餘則俾玉麒藏諸其室
而獨以是授諸梓人既而嘆曰嗟乎余乃復論詩乎夫
天下大矣其才衆矣矧吳中才藪也然往往急於見其

才因以不能自知其才耳目巧障師友合譟期得譽而止而其才反抑塞而不能盡矣或有懸鑑而求力為傳響者大都以名位自固相牽引而趨於喧競之場譬若身為社櫟而欲嘉植異卉依之以發其芳烈豈可得哉今君與余婆娑二老耳無復有所標榜希冀又以持論素苛不私其交好者而其所割棄若彼稱許若此君益足駭而余固不足畏也已請江南北之為詩者共見之

飴山文集

卷二

馮舍人遺詩序

德州馮大木先生余與同舉於鄉兄事之及後同在館閣以詩相資也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先生與余各賦長歌於時名輩自漁洋公而下莫不斂手漁洋遂欲裒兩人酬唱之篇為二妙集行諸世先生與余並辭乃止蓋漁洋公方為詩壇盟主前所推引者十子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則田山蘊侍郎謝方山郎中也先生為州里後進獨以清才健筆絕塵而奔一旦爭長且抗行焉漁洋公色飛心動終不能羅而致之門下也余少先生十三歲越軼山左門庭棄其家學而宗虞

飴山文集

卷二

六

山馮氏訕笑閎然漁洋亦內薄之先生獨默契無間晨夕磨礪共探六義之旨故其詩標新領異與時消息而神韻冷然去俗遠矣古體取法青蓮極之昌黎眷山比興深切風格超峻以餘力為奇情險語邁古駭今至其潛心孤詣雖漁洋田謝諸公知之蓋不能盡而况泛泛者乎先生諱廷樾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官中書丁卯校士於楚為晴川集漁洋評而刻之既而與余悉芟比年所作銅鼓諸什不欲有所依附耳詩日以工名日以盛而迹日以冷官十年不一遷癸酉返里門不擬復出後遊於近畿為雪林集買田郊郭為曹村集庚辰有不

獲已再入 京師垂得量移矣一夕忽卒余廢居山中
久乃聞之明年將往哭先生適漁洋公暫假歸新城余
過謁公問先生臨歿狀相對隕涕時余方以論詩逢公
之愠先生詩皆公所論者言將盡取而論定之余至先
生家遂不問其詩避嫌且不忍也嗚呼詎知先生既歿
三十有一年而妄為品題校正仍有待於余若陰有主
之不欲委諸他手者文章有神交有道不信然哉先生
才浮於位年不副名談者咸以為憾憶余交先生來五
十年中所見崇高赫弈震耀一世者指不勝屈皆與荒
烟腐草倏焉變滅即漁洋田謝聲華亦寢銷滅所謂十

飴山文集

卷二

七

子及並時名輩無復有知其彷彿者而先生冰雪之文
矚然出風埃之表方將羽儀六經傳之不朽試與較量
失得何憾乎爾余今年七十矣平生所師馮氏所友馮
氏受益既多積累不少自信粗有成就不愧於始之相
資者顧不能起先生於九原徒抱無與為質之嘆也悲
夫先生之孫德培奉遺集走五百里詣余計詩五百首
余吟誦旬日為之序而歸之雍正辛亥夏六月益都同
學年弟趙執信序

栖雲閣詩序

溜川高念東先生始以雄才博學受知於 世祖皇

帝由史官歷擢至少冢宰小累下遷入 聖祖皇帝

朝累進至少司寇一退再起卒引年以歸卧里第者前

後二十年薨年八十有六遺令不具遺疏不請祭葬及

諡於 朝不求碑誌傳記於世之名輩蓋澹於榮祿名

位其本懷也少為諸生與益都孫文定公馮文毅公及

先叔祖清止公齊名厚善咸推其詩筆超拔敏贍非時

流所及新城王司寇漁洋公與先生為中外雖晚進詩

名絕盛稱先生詩超詣妙悟不可以耳目町畦限之每

飴山文集

卷二

六

欲為之論定先生笑而謝焉親知間有學識者晚以為
言先生不應於是子姪輩無敢復請計先生平生詩不
下萬首皆晦於家終不使斯世一睹光氣也已先生薨
後垂四十年有賢孫三人不忍其終晦也合力排纂搜
藏發覆乃知先生都無容心隨手棄置而已於殘帙敗
篋中零星綴拾得詩僅數千首而重複訛闕者什三四
請余訂正之余時已衰倦譬若獨持斧斤深入名山大
壑所見者固非干雲蔽霄之木將安施其力乎龜勉勞
思久乃有緒刪其複者闕者定其訛誤者凡存若干首
區為若干卷縱觀而長嘆者久之蓋詩之道極微於有

明尤壞於科第館閣一落其中盲聾畢世積習堅牢卒不可拔而南北風氣則大異焉南中勦襲假請偽久成性共立門戶笑北人為空疎北人固無辭也有粗知問學者苟得而輒滿不足忌其或卓然能自成就則必遭排擠俾斥廢終身而後已先生獨能破除積習播其聲華從容而至卿貳其遺篇發露於四十年後將與岱北名山同其不朽非若文定文毅兩相國家書籍蕩散或付諸薪炭或辱於市僧即漁洋尚書歿僅二十年亦彷彿無餘而先清止公集已雕之板遂無一片存者先生棲心空寂澹於祿位超然忘名矣而二者顧相隨不去

飴山文集

卷二

十九

一由於遇時一由於有後殆天實假之以吐科第館閣之氣而刷鄉邦閥閱之恥豈偶然者歟余自弱冠登先生栖雲閣既而隨先生於朝又侍先生於家誠不自意先生詩集乃成於余手然方今之時經識先生面者海內無幾人况欲知其出處大概究其詩格之所造與其久晦之由非余其誰屬哉余故詳述而謹書之庶有傳於後辛亥夏六月晦日飴山後學趙執信序

田文端公遺詩序

陽城田文端公與余為文字知契其學湛深經術發而為筆卓爾不羣其高出時流之上蓋不啻河漢也顧不能為韻語每聞余言人之才為舉子業所掩不得極鋒而盡其用乃近代憾事共相慨嘆康熙歲在丁丑余薄遊南海訪公於英州官署留連浹月探竒選勝余時有吟咏公從旁擊賞躍躍然見獵心喜矣後登臺省洊歷卿貳間寓書於余曰近頗學為小詩苦其不工余復書索觀之竟不可得今公遊道山且二十年賢子一琴年未三十已官少宰乃哀公遺集遠寄窮山屬余論定余

飴山文集

卷二

十

盲來已十年每得知舊音問令兒輩誦而聽之時有格闕今公多長篇大幅聽之不能了其終始輒於邑累日文盡而詩見僅若干首遂能開余之心而幾於明其目矣乃拊几而嘆曰賢者之不可測如是哉公學有根柢餘事為詩蓋有德者之言誠立而後辭修固非剽竊聲頌者比而一琴不以其少而匿之又能體先公之虛心就正於知己此皆可為知者道也余謂詩之道至宋而衰至明而日以漸滅凡由詞臣而入殿閣者人有一集篇章雜糅以百千計其傳者百不一二一琴表章其先公以少許勝人多多許譬猶月華星彩豈屑屑與螢火

爭光哉一琴年富才高方將擴家學而大之後有著述
與年並進老夫猶冀眇目能視以觀其盛但恐不及待
也始綴數語先揚公之詩而歸之

飴山文集

卷二

五



山陰縣志卷之二

與年並進老夫猶冀眇目能視以觀其盛但恐不及待

也始綴數語先揚公之詩而歸之

禮俗權衡自序

昔者太公之在齊也因其俗而治齊之俗舊矣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今以囿於俗之身而欲與積習之人言禮徒見其不相入而已矣然吾聞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吾雖不敢以之繩人獨不可以之律已乎雖不能遽施之族黨獨不可姑行之門內乎余所居齊地也山陬僻陋其人讀書服禮蓋未能漸乎宋元以前余幼而習之不能知其是非中年以來多涉經傳兼浪遊南北耳目所觸發覺鄉之俗殊有不可解者屬家門多故期功之喪無歲無之而凶

飴山文集

卷二

三

禮相承彌為淆亂心議之而未敢顯言頃當過庭家大人有所感而命之適與小子相合因歷述諸所見以請皆不責其誤且曰爾盍筆之於書乃退而論著自安弁鄙不敢雜徵妄引第就聞見所及推本禮意以稱量俗之可否其不甚背於禮者與夫不能周知者類無譏也書凡二卷名之曰禮俗權衡客有見者曰是可為一鄉之書也余謝曰是大人之意為一門之書已矣抑鄉鄰之君子有欲因俗而行禮者或有同好焉康熙己丑中

酒令陞官譜自序

昔在長安江寧蔡歷龍文攜所製滿漢品級考圖譜以至文繁而途備蓋倣明末倪鴻寶公百官鐸之意然觀者驟不能了了又中多譏訕尤不為其鄉人地先達咸怒而排棄之余一見輒曉然行之如夙昔蔡生每拜服謂一人知己也偶與同好數子會飲或語余曰子則敏矣吾儕貧不能為醪徒手觸忌自苦而已曷變之以為酒令余曰可耳即席凝思刪其煩除其忌間出新意旁兼世法口宣而手試之衆共叅酌一夕而成遂盛傳於時人人欣賞蔡生亦以為妙絕也後蔡竟擯斥終身而

飴山文集

卷二

三

余旋被劾亦有由然還山後與諸叔諸弟行之欣賞如都人士既而浪游南中首尾三十載以酒稱豪獨不舉是令避也而吾家行之不休弟姪浸長久而彌嗜顧苦其無譜惟從余質問余不在坐則喧爭起或以詭道自便而迫人無已有如衰世惡道者則請於余曰願筆之為譜余亦久厭之矣比歲痼疾有加飲日以減遂漫置不復問去冬年盈七十病小減而酒量頗加弟姪恒來共飲飲則必勤請無已乃強應焉入新春晴暖多暇呼兒書之因蔡之規而推倪公之意途直而步之也緩緩則曲事簡而將之也文文則繁榮落崇替類有物以持

之俾夫腸熱者不敢漏之於口心競者不能引之於手
自始至終循循然自安惴惴焉唯恐失之書云允釐百
工詩云靖共爾位斯小道也殆無之矣後生於酒間粗
識官制又知夫位之不可躐勢之不可倚而私心詭道
之難自必且不可以對人也庶幾他日入仕有戒心焉
譜三卷凡三易稿乃就傳之吾家勿以示外可也壬子
春分日知如老人序

飴山文集

卷二

五

八

飴山文集卷之二終

飴山文集卷之三

青州趙執信

序跋

譚子化書後跋

是書之言道也深而約殆關尹之儔其於天地古今之故無所不舉百姓萬物之情無所不抽善讀者明乎天地之故而不能幾於道則悵然以羞洞乎百姓之情而坐以觀其患則怵然以愁羞發於我也庶幾哉默而自修患烏能知歟胡然而抱杞人之憂雖然寄其言於宇宙之間其必有由用之於世可以軼食貨於漢復禮樂

飴山文集

卷三

於周胡不採其至精拳拳焉恍恍兮為太虛之游

千金歌註自序

余嘗流覽堪輿選擇之篇而為之長太息也斯文將喪人不知書凡諸經史卷帙有之者束而不開無之者至不能舉其名以其不足逢時而射利耳下至術數之家亦不肯精研師說苟為巧偽期於得衣食而已嗚呼將何所底乎今欲使天下之人皆棄偽反本從事實學固非吾力之所能及也姑於術數中啟其途焉選擇所以成堪輿之終者也千金一歌文簡而義奧人知導之而為之註者尚不能解其詞况其奧者余以暇日悉刊落舊註而更為之緣文會意大指燦然庶幾哉與作者默

鉛山文集

卷三

二

契於千載以上然不欲使不知書者見之况巧偽之徒歟藏之書篋以為經史之藉可矣已酉夏至

千金歌註後跋

余於雍正之戊申春得地於原山之東南將遷葬亡室
馬姓來審視者經年穴形乃定爰從事卜日之術知楊
公千金一歌古今不易取而觀之舊註蒙昧令人如著
敗絮行荆棘中不可投足乃盡排去之反覆研索因文
立注以成此卷遂用其訣卜遷以庚戌之秋其年二月
有惡親殺余從子之僕而誣余以覲自脫納賂於益都
令令助其奸詭詞申臺臺使者虎而冠方吞啖士大夫
牒下事叵測而墨令先以他故褫去惡者計沮後令承
訊余使兒孫往郡城對簿令首鼠觀望屢譏不決而所
飴山文集

卷三

三

卜在九月十有六日寅時孫乞歸葬母不許余遂率少
子幼孫成禮焉屆期夜清達曉烟斂塵銷日前月後朗
徹山川天光地氣映發騰湧親族送者心目欣暢其夕
益都令覆訊忽盡反前詞坐告者以誣首伏獄頓解遠
近聞者莫不驚異始知朝奠暮發其事為不虛也衆勸
余以此卷付剖氏而余不宥蓋內自度於楊公之旨造
次未窺其微十僅二三何以行世遂置之篋中漫不復
省閱癸丑病目不復能見文字舊殖盡棄之矣乙卯夏
江右陳生者挾堪輿術至余家偶見余所擇日大駭曰
此訣世無知者惟吾鄉潛相授受不過一二人而已公

於何得之願勿輕洩余有感於其言今年秋閒居無事
憶此卷忽有悟入時兒輩皆出應鄉舉呼碩孫誦前註
洒然肯綮展轉精研漸就窅奧凡三易其稿自謂可執
斧斤以從楊公之後循山而得樵徑矣既而慨然曰此
造物之秘也非其人而吉其卜或授之訣保無有陰譴
乎乃口授碩俾寫一卷兒念兒慶各寫一卷門人仲翰
村呈保陳子韶盡美各寫一卷歲之矢之曰無漏言神
將聽之注於卷末以為大戒云爾乾隆改元歲在丙辰
中秋日

飴山文集

卷三

蔡經改註自序

古人有能事將以示後之人則寓之於書後世沿文以求其意可漸漬而得之未有不通其詞而能有其事者也堪輿之術傳自漢青烏先生至魏管公明晉郭景純而大著二子軼事史傳並載之獨景純有蔡書流傳至今奉為不易之則書中數引經文殆青烏經也青烏之書既亡可於斯得其大較而已近世青烏經忽出襟諸景純所引理無違者而詞不類疑好事者偽託而成以自銜鬻如尚書之古文耳然古文遂自躋於典謨訓誥之列學宮守之冠冕累代而所謂青烏經者卒不能駕

飴山文集

卷三

五

景純之書而尚之豈習堪輿之術者其識解顧優於學士大夫歟嗟夫古今真偽之相乘亦有幸有不幸也抑嘗思之古文所以盛行而不敗者賴註家為之羽翼今景純之書雖不為偽託所掩而蕪沒於庸陋無識藉術以謀衣食者之手其為不幸反有甚焉余於堪輿非能知亦非願學惟是平生於古人之書必求其意每披誦藝書詞甚雅旨甚奧然僅能解焉視其註不知出於何人庸陋矣而加以邪妄揣之必明時人也既昧其意理復誤說其文字幾幾乎使千古名賢與盲聾葬師欺夫而惑人者如出一口是豈古人之所望於後世者哉夫

偽尚書賴注者而流行近代始稍有攻之者。其書乃以註者而沉晦。日日以訛將使後之人不復可通。可不為之大哀也乎。爰以暇日取舊註而爬梳之。刊落者什八九。更復精研其書。參互前後以求其是。務中其肯會。析其源流。使要義微言朗然。人心目間。於是而猶有不能通其詞。而知其意者。蓋亦鮮矣。此余之所能也。若夫庶幾古人之能事。則非余之所能也。倘天下後世有間出之異人。一睹茲編。目寓道存。遠造神奇。依稀乎管郭俾余於青烏之庭。為守門之王。輔嗣亦差以自喜也。已註家易書之名。尊之曰經。比於唐賢撼龍疑龍之例。固已

飴山文集

卷三

六

無害且使註者藉一字而謝過云爾

葬經改註後跋

余昔改註千金歌慨世之無文今則重悲世之有文何也神識未徹下筆無了義而陰中邪說固執已見外以粗淺之文傳之是則前賢之所大畏者已余於斯註刪之垂盡矣猶復存其說而駁正之使無所遁不過為郭公禦侮而已其無關經文者雖私心肆口無忌憚之言緊置之不論雖然心竊悲之而又不可勝悲也識於卷末還為笑端焉

飴山文集

卷三

地學解穢自序

古今文字以偽亂真者多矣甚者或能掩真久雖敗露而其始莫辨也若是者經與子皆有之類依倣真者飾為文詞故倉猝難別况方技之書言本不文託之尤易者乎乃若穢其詞悖其理不依倣於真抗顏肆志目無古人而風行海內至數十年不敗則未有如今之地理直指源真者也夫堪輿家言偽託彌甚意專取利而已其應閃爍渺茫無緣窮詰故邪黠者穿穴其間汎濫相沿無復忌憚久而以偽掩真者變而為以穢亂真習斯道者詎有能苦心研理兼工文詞從而刮垢磨光者哉

飴山文集

卷三

八

余竊不平為之致辨攻其所宗法之偽者而其穢可迎刃而解也或曰君非堪輿家烏能辨之答曰我以文字辨之其詞既敗露其不逮於詞者尚何所於遁世有長於文詞者庶幾見而賞焉非第方術可明將由是以知經與子寧非古今快事歟

地學解穢後跋

余始從涇陽王翁羲文受孟天其先生雪心正解乃頗習地學心知理氣之說後見翟荆陽先生著書闢理氣不啻怒罵心浸薄之及識何翁為言四大水口之巧合又怦怦然疑焉比歲卜兆山中與門人仲翰村及從子應出則尋山歸而開帙悟入漸深於是取直指源真試觀之一窺而撤其藩籬再進而潰其蔽府乃知兩先生所見理氣之書猶未至於此極而余之大暢厥詞疾攻顯戮為不可少也書既竟王翁已久逝恨不使何翁見之不識作何語爾庚戌立夏日

飴山文集

卷三

九

刪潤地學庭訓序

余始從江都老友王羲文聞地理之學授余和州孟浩天其所註雪心賦讀之粗知其說所稱引諸書皆求而觀焉獨所謂地學庭訓者不知何人所作亦無自而得之寄問羲文復書云此無刻本故難覓久之以傳寫一本見寄覽之淺俚繁複如行荒草中造次不見徑路題曰張宗道先生亦不知為何代人也意其為遯世之人自教其孫子故言不厭詳而自名曰庭訓爾書中之指本便於初學然於立說之體殊為未善余為刪去什之四非第義無漏略反若挾霧披塵豁人心目自信為宗道他山之石非第無過而已也中間與孟翁大異者猶不肖抹擬理氣家言而其釋穴法盖有雲蓋華蓋寶蓋三者孟所不取又吞吐浮沉孟以為葬法而非穴法此為小不同耳然以之引人於正使不入於離竒荒謬之中尤易為力誠哉近代之良書矣余故與葬經改註千金歌改註及駁正原真三種並付之梓人以行於世云雍正壬子新秋

彊善叢鈔序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不足者何也曰足則息矣故用彊也人有以飲食決勝負者醉飽之餘猶可以益苟自謂吾姑止矣則不復能下咽行萬里者日日以冀裹糗糧牽車馬三月而未達無倦色也及其至於其地亦日日以憊何哉心有所止斯氣與力隨而竭矣故莫如用強也今夫為善而必以強者非獨恒人也又非必惡人而改行者也雖在賢哲亦必無自然而終合之理蓋始之自然而合者賢哲之心之所趨也而終必以有心持之而後已合者不復離不然彼

飴山文集

卷三

十一

無故以合者亦無故以離矣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彊之謂也吾展菴叔父年二十餘矣至性無少漓匪僻不入其可謂合於善者乎茲復斤斤焉輯感應陰騭諸篇而刻之且傳播之何耶將使之恒接於耳目而生其惴惴之心是賢哲之所以強持而勿離者也而因以動夫當世之恒人與夫惡而能自改者焉余敬為名其書而發揮其義其猶無謬於六經之旨夫

去非錄序

行感應陰騭諸篇獲福乎曰然第誦之獲福乎曰然曰
口誦之而已而惡乎獲福曰言心之聲也發於口而動
諸心心與鬼神通斯福與天地應矣雖然君子計是非
而已不計福也若必以邀福也無以別於多行邪僻而
以口誦自文者蓋誦生於信能信也者非其有夙生之
因即愚直無機變者也有夙因者必能決擇於是非之
介而信其所是若愚且直者並不知有所謂非要之皆
自信其心以信其所誦故無意於福而報自隨之辟西
來經咒文字猶簡也未嘗詳列善惡之迹類諸篇所云

飴山文集

卷三

十一

而專志持誦者獲報乃至不可思議如諾臯夷堅所載
豈非自信其心之極明著者歟故夫感應陰騭諸篇非
曰懸厚報為奇貨而使世之人生其市心也而有市心
者是自文也雖行無邪僻與夫能行篇中數事者猶自
文也若然者不可以欺人况鬼神乎然則勒之木石彙
為卷冊而廣為流布之視口誦者若何曰有過之無不
及焉亦在信諸心而已矣以吾一心而得什伯人之心
於什伯人中而得一二人之信而行是其獲福當過於
誦者而苟以為名也則猶之乎邀福也是以君子但計
是非是非者善惡也於文善從口從言而惡從心明乎

言易善而心易惡也善乎吾弟之集刻諸篇而以去非
名也余為叙其意而堅其心且暢述奉行誦持之旨俾
流布所及咸得觀省焉

飴山文集卷之三終

卷三

三

飴山文集卷之四

青州趙執信

序

賀族伯恭如立嗣子序

持仁者必有後之說以槩世而世有不然者遂相與疑之疑之者何也其不明於後之說也夫後之云者必有以先之苟非仁則無以為之先無以為之先雖後不後故古之無功德者不立族姓為其易世而忘之也其甚者無善而有惡雖其子孫猶易氏而避之或不易氏而自云非其子孫則雖後不後也夫既能為仁者以先之

飴山文集

卷四

一

矣或收其力於他姓食其報於異類天若曰吾以後之其後之何也人之視之為他姓為異類天之視之皆其所覆而載之者也又况本支之近骨肉之親遡而合之固吾祖宗之一身者哉而吾族之仁者恭如君乃於是乎有後恭如於余為伯父何以始未有後蓋自生而有疾足之官廢不良於行以故竟不娶人曰盍試諸君不可曰是天之窮我也我不可以悍且悞人子家故窶善殖其生馴致饒裕然不為侈好善樂施與其濟人之急及平居所為便於人事殆不可勝計其大者吾鎮城之北虎山之下城之南鳳嶺之麓孝水之涯石路縈紆水

波齒蝕為行者患苦恭如獨以貲修築高廣之人畜負
載咸獲帖然又旁及於隣邑之橋梁祠廟無少吝孳孳
勤勤如是十年族黨之有識者曰仁者也胡天未有以
後之私計天之窮之者不可改也其所不可者不能移
也而天乃啟其從弟允如之衷使陳於君曰弟之子之
獻既有妻與子矣願以為兄子君喜曰祖宗之靈也雖
然吾分財與若而後子若子允如亦受之不辭於是擇
吉日告諸祖而子之偕其妻子而遷之族之老幼小
畢赴婦入室主酒醢子孫在堂奉壺觴雍雍如也酒半
族之長老觴以賀君且屬之獻曰斯舉也天使汝後仁
者

飴山文集

卷四

恭祝羅老夫子仁壽序

羅老夫子來守青州一年而俗化二年而政成其庭宇肅肅爾其吏胥惕爾其州邑之令長翼翼爾其鄉士大夫休休爾其田野穰穰爾其兆庶熙熙爾齊一變矣今之齊猶昔也自太公因其俗而桓公益其詐至漢中葉惟事刀劔循吏尹翁歸乃以牛犢易之今尚耕桑其遺教歟東漢以後循良間出莫盛於宋今崇而祀之者十有三人焉雖然數十名賢誘掖涵濡之不勝一二不學多事之夫為之動其氣而長其戾此守土之賢比戶之所禱祠而求者也我夫子之始蒞茲邦也踞凌方盛

飴山文集

卷四

三

人不知安雖春令至矣而冰雪猶驕天祚我齊俾我夫子得專行其意民氣戾也易之以和方動也處之以靜躬行清儉以率屬邑皎然引其自愛之心簡飭吏人母冗毋擾秩然聳其不敢自欺之念延接士大夫其善者與之敦詩講義追紵衣縞帶之雅否者亦束之以禮生其愧悔民之淳者隱然皆知有赤子之愛而好詐爭者亦無不怵然於法之平而油然於訓誨之詳且至夫是以俗化政成一變至道蓋我夫子兩令英山魚臺一刺臨汝三十年中南北歌思迄於今溢耳而青州乃特享其大成可謂厚幸耳矣信以戊午之秋受知於我夫子

之為魚臺今已十有六年薰被春風自慶其父而家之
父兄子弟聆德音而親惠政者才二年耳顧一若與我
同其久也者且也山村聚落黃白之童叟筐莖之婦女
亦若與我共此久也者是何以哉生人之所纏結而不
可解者心耳而境因以留歲時之多倏而積焉歲時之
少充而盈焉故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心之所充
而積也而聖人因之盡乎人心之所同然而遂以繫屬
乎人心以各久其久故語云仁者壽此之謂也建亥之
月值夫子懸弧之期父兄子弟聞四野之頌聲心躍躍
動謀以一家之私言為吾夫子壽殆欲交祝其父也夫
飴山文集

卷四

四

我夫子既已躬履夫仁者之德而大獲乎人之心如是
矣又焉用言雖然小子不敏敢言焉以將我父兄子弟
之意

壽張安吉先生暨元配孫夫人並年七袞序

康熙辛丑夏五余訪舊常熟暮叩翁君秋允之門坐其齋中久之則與陶編修改之偕來問其所自以張子維賢對余不知其為何人意其能與二君子者友蓋非庸俗流矣越明日維賢來見與秋允乃姻家也其人儒雅篤實使人可親又數日邀余至其家登所謂超然閣者觴詠終日心益重之因從二君子漸知其家世其尊君安吉先生者語所稱逸民也先世所遺城中居第甚宏壯新之而不宜居築室南郭四面烟水北眺虞山與時推移油然自得外襲朱公之迹而內修陳仲弓王彥方

飴山文集

卷四

五

之行遠邇亦以此推之余心竊嚮慕會以事亟往蘇州未遑造謁也而維賢遂與余往來聞問不絕明年壬寅秋余猶在郡城維賢實來鄭重再拜以文為請問之則先生與元配孫夫人並年七十親族里黨爭前稱賀欲得余文以通其意爾余且欣且怪之自余來吳舊交新相識要余作俗書或為詩文者蓋以百數每不勝其煩然罕有為其親請者乃今獨見之於維賢是可欣也然維賢既為親屈不憚遠求則名公貴人踞高位當要路自以為操作者之權而時流亦競奔走之冀一書其名於屏幃以為寵榮者比比然矣維賢顧不之趨而獨就

余濩落之人於寂莫不能自得之境一若非余不可以
壽其親者不亦大可怪乎既辭之不獲則退而深念曰
是安吉先生之教也夫試緣先生之迹以觀其所存去
喧而處獨避俗而樂靜年高而神充體健而多福蓋深
有取諸坤道之安吉以成乎賢人之可久者是其自造
乎壽之域也深矣而名公貴人赫然為時奔走者必不
能知是理庶幾落莫不能自得之人測量而能道之是
以授意於維賢而維賢遂鄭重以來也余既欣然以應
揣其意以為之詞無取乎世俗諂蕪陋之指然猶有
不自安者常熟為東南名區文獻之盛甲於海內文人

飴山文集

卷四

六

才士指不勝屈矣余之學亦私淑諸其邑之馮氏者爾
即以目前言之改之余所畏自餘識與不識如其輩者
尚夥人璞玉而家夜光余每遊其中恒惴惴乎有戒心
焉計與維賢莫非戚友咸推重乎先生而各出所長以
為之壽鴻篇異藻絢爛堆積超然之閣將不能容而余
持岱畎怪石輒入五都之市掉臂而不自恥不亦鄙乎
雖然千乘萬騎必有前驅顧陶翁二君子者於英彥如
雲之際述余言以先之

壽徐養蒙道文六十序

余曩昔四過吳門今來寓居者三年所識人士不少然
希見君子蓋所謂君子者非第大遠於趨勢慕利者之
所為亦與時俗虛飾自矜炫之流不苟同焉其出也當
有以自立其處也尤必有以自樂竊求之於吳人人相
反也鄰居有黃孝廉孚五者每聞余斯言一日謂余曰
今有人焉頗不謬於先生之語先生欲知之乎余駭而
問之則曰余友徐周章日如其尊君曰養蒙翁者六歲
而孤母以節教翁以孝學既長工文藝列鄉庠有聲矣
不求仕進以奉母為樂訓其子若孫讀書學稼澹然若
飴山文集

卷四

七

將終身焉是非所謂隱君子也歟余曰吳安得有斯人
也耶當與君訪之會以早荒因循未果至仲冬黃子為
徐子請於余曰日如欲得先生之文以為其尊君六十
歲壽余曰何居曰翁之子孫謀為之壽者人各異見而
翁皆拒之日如擬求先生為文且書之翁聞大喜若惟
恐其不得也者是以為之請也余曰異矣哉夫吳之所
以壽其親者錦綺金玉肥甘之奉聲樂襍遯之觀而已
間以文字進則必世之高官要路虛聲偽託者當之而
何事於余且余之文與書不為時流知賞即舊交相屬
特以氣貌假借若好事者之無已而已翁之父子以泊

然相遭之人願嗜之若此豈可却乎抑余聞翁所居去
葑南八九里左瀕大湖右映西山其室帶清流面塲圃
修竹嘉卉交蔭桑麻與人境隔絕翁擁書命酒吟嘯其
中足跡不入城市是誠余所願見之君子欲從之遊而
未能者也方親黨羣進杯舄交錯之際可容余寓客否
吾子往矣尚以余文先之

飴山文集

卷四

壽翁母王太夫人六喪序

雍正乙巳之冬執信方屏處山齋客有來自聊攝之間者諭余曰濮守翁君雨麓濟上之良有司也遠近莫不知其同官諸君子咸奉之以為儀式也今且推敬於其賢母王太夫人明年甲子週矣請以金幣壽而翁君辭焉甚力請易以文辭翁君又辭辭不獲已則曰非趙子莫可者必文詞也是其意何居執信曰有是哉余盖有以知翁君之意君承先公大司寇鐵菴夫子之家學與其弟秋允君皆幼而能成就卓然自拔於流俗俛而作吏非其好也今諸君子將讚頌太夫人之德則必推本

飴山文集

卷四

九

於夫子其操翰墨者何人或言之而不能知或知之而不善為詞依附近代鋪張繪藻采摭記問浮游而無當甚者舉違其則擬非其倫而輒進之太夫人之前譬如眇者跛者雜沓於庭徒以資太夫人之一笑不已瀆乎抑雨麓與秋允其能無憎諸乃若執信居夫子門下親蒙指授五十年於茲數遊吳會四拜太夫人於堂海內之士知君之家者莫執信若也而性不諧俗不肖媿嬰嗑啗與齟齬者相附和文雖不工乎庶幾免於笑且憎之外也是以可之也客曰然則言之奈何曰昔者執信之追隨夫子於館閣也夫子年踰四十未有嗣息元配

錢太夫人者以操行高鄉黨相莊者又十餘年知交往
徃憂之或者曰仁人有後之說其不可信乎執信獨曰
否否是猶有待也既而繼室以太夫人執信曰必於是
焉在矣未幾果連舉兩君雖夫子亦以執信為有知者
衆徵其說執信曰余朝夕侍夫子既篤信夫子之仁而
又熟聞太夫人之德也竊嘗上下古今而深測乎天人
之際矣天之於盛德至仁將厚有以酬之自非計之旦
夕而已則必有以助其成而善其後而後可以流其慶
於無窮夫子以名家中落遭世多難早年奔避四方飽
經困苦幾不能自存而後登高第列上卿勲望爛然家
聲且什伯於舊天意固可知也然志耽林壑年向衰暮
其得兩麓也已五十有八得秋允也六十有二矣門戶
事重難驟見其成立每與執信言則惻惻焉於是必有
太夫人之德以助其成而固多福之基有太夫人之才
以善其後而集可久之業事繫於宗祊而休播於朝野
天定之矣夫豈偶然者哉當夫子之復於列星也太夫
人年未四十兩君方在提抱中外親疎交誼迭伺太夫
人持之以靜定而收之以慈和羣情翕服罔有間言今
垂三十年矣過其門登其堂無異夫子之時也執信與
三吳有識恒嘆羨欽仰以為罕觀而其教兩君也優柔

飴山文集

卷四

以啟其知嚴正以束其行遂能擇交廣益蔚為聞人今
秋允尚力戰場屋期以繼先公之文譽而雨麓矚然為
海岱庶吏稱首曹濮之人戴之如名杜凡其補苴公家
之闕而竭力以救積荒者太夫人實出家財鬻田廬以
給之視前代所傳賢母者無不及焉雨麓用是彷彿先
公之勲望而致諸君子之奉為儀式也有由來矣諸君
子顧不能盡知之而第欲罄目前推敬之意不過祝其
壽越期頤孫曾滿前兩君皆躋顯位疊邀恩錫以為太
夫人榮而已而余又將笑之何也太夫人之受於天者
固無假於人言者也業已從夫子膺極品之封矣就令
雨麓速擢八座秋允立掇大魁其所以尊崇乎太夫人
者寧遽有加耶區區之懷誠使雨麓益厲精於政事秋
允肆其力於文學終無墜先公之緒而子孫衆多世出
英賢之士無泛泛以富貴表見能光輝史冊使夫子之
門日以清峻永久勿替而皆本之太夫人之一身豈非
盛美勝事不第門下士之私願亦為諸君子與天下之
人之所樂聞者歟客聳然而起曰善哉言乎請以復諸
君子余因書以遺雨麓俾載之家乘云

送閻復申歸山陽序

趙子既返田里山居而野食麋鹿之與伍平生故人久漸疎絕性本違於時膏然自適也歲辛未之春其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省之既逮試竟為當事者所黜人曰惜也趙子曰夫其避通都名邦而趨下邑窮荒險犯冰雪以來斯地舍貴公鉅卿而就違時之余也其見黜也固宜未幾生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意氣如未平者趙子求所以廣其意乃與之遊歷巖壑東出秋谷而觀焉谷挾兩山山足皆名泉時方旱泉盡落或竭其如故者一而已生酌而甘之趙子顧曰盍飴山文集

卷四

三

酌竭者生憮然失對趙子曰夫竭泉人知其不可酌也雖牛馬亦知其不可飲也若茲泉者吾與女則甘之兒童婦女之汲者行道之人之掬而飲者日以十數而未知有稱也牛馬或棄而奔矣余竭泉也子猶斯泉而未遇甘之者也雖然彼江河之大終古無竭也曲折千萬里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世間之物無不有也其水吾與女不能獨為甘而牛馬無所逃其濡漬也子其歸而務植其學以至於江河乎時將不違乎子生怡然解明日乃行

送晉二生歸應鄉賦序

晉有二生來學於趙子曰聞喜張亦堪曰絳州馮宜轟亦堪者趙子同年老友張潮州拘齋之子而宜轟其媼戚也其來也時方冬寒趙子借屋以居之分之蔬糲以為饗殮明年丁酉夏六月二生辭焉請歸曰親老鄉賦及矣趙子駕而送諸野且諗之曰二生為有所學焉否乎夫必欲上希乎古之聖賢操履仁義被服禮樂處則善其身動而繫天下安危如是以為學三代以下蓋罕觀也其次貫穿古今含吐經史其蓄之也無涯而探之也不盡是近代之所謂學者也而余非其人矣若夫今之學者巧飾步趨深設城府貌柔而行乖心煩而言寡陽倚程朱為祖而陰奉張孔為宗乃可以擅大名久高位二生之意殆有不屑者然至於習制舉之文以取科第不必其工也出而服官不必其才且廉也逐影隨聲萬衆雷同然而潮州之文極一時之工其為守也才與廉為天下之最二生將應鄉賦寧無意於斯乎歸而學之何事至於他人與今二生之所取於余者古近體詩爾真行書爾既已明其體製爛其聲律矣日月相積追隨無時提筆注墨不擇地而請之楮素如山捆載以還二者咸得所願可謂學乎且二者之於余也少而從事

老猶未精其於筆法也日夕矻矻凡二十有四年而後
窺見之為詩屢變上下汎濫迨乎心知其故而已病不
能矣然且騰謗招尤坐致窮困行年六十未一信眉是
二者蓋余之厄也二生不遠二千里觸寒暑損資裝以
學其厄者何哉雖然余竊有以觀二生之志曰歸應鄉
賦者意固不在鄉賦也今欲苟取科第尚不必工制舉
之文而顧斤斤然求為能詩與書也耶且夫二者之在
當世誠棄物爾貴如珠玉不可以充饘粥甘如酒醴不
可以供洗沐二生之為斯行也譬若尋無人之境臨清
冷之淵空然而來怡然而返歸而以余之厄且棄物者

飴山文集

卷四

奉諸其親誇示於其昆弟族黨潮州素嗜余者與其昆
弟族黨流觀吟賞喧動一方視彼大名高位若無有然
是真余之友而所願共學者也抑余更有以語二生親
老鄉賦及矣科學信無關於學豈有害於學哉二生勉
旃圖一售以悅其親因以屏去制舉之文而後博之以
經史進之以仁義禮樂彼三代以上豈異人歟如是乃
極乎學之量而知詩與書之不足以為學也二生懔然
再拜而起趙子各酌之酒焉曰無忘余言也

飴山文集卷之四終

